出曜經/卷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十四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道品之二

吾已說道，　除愛固刺，　宜以自勗，

受如來言。

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，出言成教更不重演，所說安詳終不卒暴，所暢法本與義相從，觀前受化應問何法輒往度之，已說當說隨時布現。是故說，吾已說道。除愛固刺者，愛之為病墜人惡趣不可恃怙，於中自拔御以止觀不興愛心，猶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，此愛箭亦復如是，入人心識不可得拔，是故說，除毒固刺也。宜以自勗者，常念精勤求其巧便，志趣無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，是故說，宜以自勗也。受如來言者，如來出世所演言教，上中下善義理深邃，眾德具足得修梵行，是故說，受如來言也。

是道無有餘，　見諦之所淨，

趣向滅眾苦，　此能壞魔兵。

是道無有餘者，長阿鋡契經，說七佛如來等正覺，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，壽命長短翼從多少，神足智慧遺腹兒息，毘婆尸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於世，人壽八萬歲，生婆羅門種；取要言之，侍者名無憂，集說戒時，忍辱為第一，廣說如契經。式棄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世時，生婆羅門種，人壽七萬歲；略說其要，侍者名吉祥行，集說戒時，

眼莫視非邪，廣說如契經。毘舍婆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，生剎利種；略說其要，侍者名休息，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，廣說如契經。拘留孫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世時，人壽五萬歲，生婆羅門種，侍者名佛堤，集說戒時，譬如蜂採華，廣說如契經。拘那含牟尼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世時，人壽四萬歲，生剎利種；略說其要，侍者名吉祥，集說戒時，亦不觸嬈彼，廣說如契經。迦葉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出現世時，人壽二萬歲，生婆羅門種；略說其要，侍者名等覩，集說戒時，諸惡莫作，廣說如契經。如我今日釋迦文佛，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出現世時，人壽百歲，生剎利種；略說其要，侍者名阿難，集說戒時，護口為第一，廣說如契經。

爾時世尊說七佛根原、七世父母、名號姓字、翼從多少，說戒本末。時諸比丘聞佛所說，各生此念：「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，所行道禁亦有差別，道以不同法亦當異。」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，即於大眾而說斯偈：

「是道無有餘，　　見諦之所淨，

趣向滅眾苦，　　此能壞魔兵。」

過去恒沙諸佛，亦以此道而自覺寤，將諸翼從壞破結聚，豎解脫幢擊大法鼓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受有，如實知之。已入無憂之境，無復生老病死，寂然泥洹，亦無起滅無復往還。是故說，是道無有餘，見諦之所淨也。趣向滅眾苦者，向斯陀含得斯陀含、向阿那含得阿那含，直行成就、覺行成就、等業成就，志不顛倒漸至於道。是故說，趣向滅眾苦也。此能壞魔兵者，魔有諸縛何者是？欲界行結染著人者，於中求便永斷無餘，滅重滅，壞重壞，盡重盡，打重打，剝重剝，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，是故說，此能壞魔兵也。

唯是更無過，　　壹趣如淵流，

如能仁入定，　　在眾數演道。

唯是更無過者，直至無為徑趣泥洹，越過生死中不退還，住生死岸顧瞻眾生，欲與同歸，已得至彼更不還轉，是故說，唯是更無過也。壹趣如淵流者，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徹，億百千眾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，亦無飢渴之想，以法味潤之，除去結使。此亦如是，依賢聖道，億百千眾生飢渴於道，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，永無飢渴想，兼除結使終無熱惱，

去不善行更不復生。是故說，一趣如淵流。如能仁入定者，釋迦文佛，如來，至真，等正覺，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。云何為四？一者於現在法而自娛樂，二者遊戲法供，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亂，四者勸進必至究竟。是故說，如能仁入定也。在眾數演道者，欲使弟子不錯其眾，救拔生死安處無為，沐浴清淨不染塵垢，永離輪轉不興八法，亦復不造四百四病，是故說，在眾數演道也。

一入見生死，　　道為得祐助，

此道度當度，　　截流至彼岸。

一入見生死者，誰能覺知生死原本？維衛世尊本履菩薩行，乃能覺知生死原本，後與弟子演說微妙法。誰能分別滓濁法？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。是故說，一入見生死也。道為得祐助者，菩薩處眾起大慈悲，愍一切眾生如母愛子，演甚深道令得解脫，是故說，道為得祐助也。此道度當度者，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，盡以此道度愛欲海，是故說，道為得祐助也。此道度當度者，當來諸佛世尊，如彌勒比，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，是故說，此道度當度也。截流至彼岸者，現在釋迦文佛，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，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，是故說，截流至彼岸也。

究竟道清淨，　　以盡生死本，

辯才無數界，　　佛說是得道。

究竟道清淨者，究竟有二義：一名事究竟，二名定究竟。事究竟者，所作事辦必然不疑。定究竟者，遊戲諸定，從一定起復入一定，如是經歷數千萬定，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，是謂定究竟。以此正行，鐲除心所念法，斷諸結使令得清淨，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。此亦如是，以八解脫清淨水，洗浴心垢永無塵噎。是故說，究竟道清淨也。以盡生死本者，人有生分必當有老死，亦由生眾生流轉迴趣五道，亦由神識遷轉不停，是故說，以盡生死本也。辯才無數界者，如來神德適化無方，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剎土，觀察眾生，有利根鈍根，有虛有實，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，如來皆悉知之。是故說，辯才無數剎也。佛說是得道者，夫言世界，皆有三義：一者陰世，二者器世，三者眾生世。陰世者，所謂五盛陰是；器世者，三千大千剎土是；眾生世者，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，皆名眾生世。誰能分別了知此生？答曰：「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耳。」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，斤兩大小悉能了知。如來等覺亦復如是，觀眾生類心意根本，悉能分別。

是故說，佛說是得道也。

駛流澍于海，　　翻水羨疾滿，

故為智道說，　　可趣服甘露。

駛流澍于海者，有大河名曰恒伽，從阿耨大泉出，從牛口流；新頭大河者，亦從阿耨泉，從師子口出；婆叉大河，亦由阿耨大泉，從馬口出；私陀大河者，亦從阿耨達泉，從象口出。恒伽河者，梵志所事以為師範，外道異學自相謂言：「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，遙三稱揚恒伽名者，恒伽恒伽恒伽者，雖住百由旬外，一切眾惡盡，如蛇脫故皮，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眾穢。」是故說曰，駛流澍于海也。翻水羨疾滿者，以至于海晝夜不息，從海復至入焦炭山，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山，如是漸漸還至本原，晝夜流逝周而復始，海亦不滿流亦不停，是故說，翻水羨疾滿也。故為智說道者，諸佛世尊皆名善逝，至泥洹滅盡處，已得至彼，無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，亦復無有飢寒勤苦，盡離此苦，故曰善逝。是故說，故為智說道也。可趣服甘露者，可趣至泥洹境涉求甘露，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，具成辦海業。此賢聖法律亦復如是，漸漸得至泥洹境界，是故說，可趣服甘露也。

前未聞法輪，　　轉為哀眾生，

於是奉事者，　　禮之度三有。

昔佛在婆羅[木*奈]國仙人鹿野苑中，河名婆犁，因彼名故故名婆羅[木*奈]國。仙人鹿野苑者，諸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，皆遊學彼國，純善之人非凡夫所住。時，彼國王出野遊獵，值群鹿千頭悉入網裏，王布步兵圍繞一匝，群鹿驚懼有失聲唐突於弶，或有伏地自隱形者。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，生彼群鹿中為眾導首，告諸群鹿：「汝等安意，勿懷恐懼，吾設方便向王求哀，必得濟命各令無他。」時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，王遙見之勅諸左右，各勿舉手傷害此鹿。鹿復舉聲跪向王曰：「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廚，今且盛熱肉叵久停，願王哀愍，日殺一鹿以供廚宰，不煩王使，鹿自當往詣廚受死，肉供不斷鹿得增多。」王問鹿曰：「汝在群鹿中最為長大耶？」答曰：「如是。最為長大。」王復問鹿：「汝審實不？」答曰：「審實。」王即捨鹿攝陣入城。時，菩薩將鹿五百，調達亦將鹿五百，日差一鹿詣王供廚。時次調達遣鹿詣王，值一鹿母懷妊數月，次應供廚。鹿母向王自陳哀苦：「次應供廚誠不敢辭，今垂欲產與子分身，我次應至，子次未

至，願見差次小聽在後。」調達恚曰：「何不速往？誰能代汝先死？」鹿母哀泣悲鳴喚呼，輒就菩薩自陳啟曰：「懷妊日滿產日垂至，願王開恕聽在後次，分身適訖，自當詣厨。」菩薩問鹿：「汝主聽汝自陳不？」答曰：「主不見聽。」菩薩聞已八九歎息，慰勞彼鹿：「汝且自安勿懷恐懼，吾今代汝以供厨宰。」菩薩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誡勅：「汝等各各勿懷懈慢，亦莫侵王秋苗穀食。」調達聞已瞋彼鹿母：「汝死應至，何為辭訴不時就死？」時菩薩尋語調達：「止止勿陳此言！鹿母誠應次死，但為愍彼胎子未應死耳。吾今當代，濟彼胎命。」菩薩所念，群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：「吾等願欲代王受死，王在我存得食水草，隨意自遊無所畏忌。」王遂意盛捨而詣厨，群鹿追逐隨到王宮。鹿王就厨自求供宰，厨士見鹿王分明識知，即往白王：「鹿王入厨次應供宰，不審大王為可殺不？」王聞斯語自投床下，諸臣水灑扶令還坐，王勅諸臣：「速將鹿王來，吾欲見之。」尋將至王所，王問鹿曰：「千鹿盡耶？汝何為來？」鹿白王言：「千鹿孚乳遂成大群，日有增多無有減少。」復向人王說鹿根原。王自墾責自怨不及：「吾為人王，不別真偽枉殺生類，乃至於斯。」王告大臣：「普令國界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，當取誅戮。」即遣鹿王將諸群鹿還山自安，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，其有食鹿肉者當梟其首。因是立名鹿野苑也。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，是故說，前未聞法輪也。轉為哀眾生者，最初與五人說法，及與八萬天人，反覆說四諦真如法，本所未聞本所未見，亦非沙門婆羅門、釋梵諸天、魔若魔天所能轉者，是故說，轉為哀眾生也。於是奉事者，諸天世人所見恭敬，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，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。問曰：「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，不與餘處說耶？」答曰：「諸天及人得成道果，越次取證，眾知自在。除就八關齋法，除鬼神三自歸。猶如畜獸佉頻闍羅鳥勤精梵行。昔有三獸處在深山，一者象，二者獼猴，三者佉頻闍羅鳥。象語二獸：『我等三獸不相敬待，各無禮節，今當推讓，誰應耆舊推為上首？』時有大樹高而且廣，蔭五百車，獼猴自陳：『吾昔食其栽。』象言：『吾食其樹。』獼猴言：『應推我為年耆。』象即舉獼猴負於脊上，佉頻闍羅鳥復自陳曰：『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，於此大便處即生此樹，吾應宿舊，應在上首。』獼猴復負脊上，從國至國，從村至村，齋戒自守共相敬待，設得飲食推讓老者。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，四面雲集，問其原由。三獸自陳昔所經歷，象雖形大年幼處小，敬上二獸如子事父。人民感獸各生善心：『鳥獸猶然，況我人乎？』共相勸勵上下相事，舉國人民孝敬者眾，自可有此孝順之義，但不能越次取證成其道果，唯有天人最可奉敬。」是故說，於是奉事者也。禮之度三有者，興敬眾生，在在處處見如來形，承事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。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。誰能度此三有？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。次有聲聞弟子，承佛威神得度三有。是故說，禮之度三有也。

三念可念善，　　三念當離惡，

從念而有行，　　滅之為正斷。

三念可念善者，隨時興念食息不廢，常當念善具眾德本，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原，盡有漏成無漏，是故說，三念可念善也。三念當離惡者，已離惡念，獲何功德？答曰：「不為心垢所染污，除諸結使染著，亦不為彼結使所使。」是故說，三念當離惡也。從念而有行者，有覺有觀遊戲初禪，乃至第四禪，除弊惡心諸不善法，日進其行終不退轉，是故說，從念而有行也。滅之為正斷者，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。云何為滅？或為亂想抑制善心，不隨行三十七品，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。猶如風塵卒起，覆蔽日月不覩光明，龍降甘雨隨時掩塵，便覩日月精光。此亦如是，以賢聖甘露滅心塵垢，曜然大悟無復微曀，賢聖道果皆悉露現。是故說，滅之為正斷也。

三觀為轉念，　　逮獲無上道，

得三除三窟，　　無量修念持。

三觀為轉念者，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昔我未成佛道時，興三不善念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。」問曰：「爾時菩薩云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？」答曰：「菩薩苦行六年勤勞，從苦起退，自還念昔日所更，追憶本時歌笑伎樂作倡，由是便生欲想。復聞調達竊自興意，欲奪宮人婇女，爾時便生恚想。二垢和同，於中便生害想。復次菩薩從苦行起，難陀、難陀波羅二女，以蘇麻油塗菩薩身，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，於彼便生欲想愛想。時菩薩便作是念：『設彼五人給使我，不捨吾去者，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？』爾時菩薩便興恚想亦興害想，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。爾時菩薩復生是念：『我今已生欲想，自損亦損他人，二事俱損。自損者，諸善功德盡捨而去，是謂自損。云何損他人？若食他信施，衣被飯食狀臥具病瘦醫藥，不能消化，遂增塵勞不獲果實眾德有闕，是謂損他也。取要言之，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。是時，菩薩厭患二事，求滅不善想，以忍之力降魔勞怨，永棄亂想不生惡念，速成道果。』」是故說，三觀為轉念也。逮獲無上道者，云何為無上道？所謂無上道者，答曰：「志求出要，無欲想無恚想。」是故說，三觀為轉念也。逮獲無上道者，菩薩坐樹王下，棄三十四意，成無上道。所謂無上道者，出過世間天人上，三千大千剎土蜎飛蠕動之類，於中最上無有過者。如彼契經所說，七微為一忽，所謂微者，不長不短，不圓不方，不高不下，無形不可覩，非眼識所攝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微細不可見故，唯有轉輪聖王、補處菩薩、賢聖天眼通者，乃能見耳。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，如來通達即覺即知。是故說，逮獲無上道也。得三

除三窟者，住于四禪入清淨定，不興想著結使疾滅，係意不忘進修不懈，遊志三四專一除結，是故說，得三除三窟也。無量修念持者，住初禪地思惟念持，或於四禪，攝內外法亦有念持。初禪內有不定想，有覺有觀熾燃似火焚燒法體，外有不定想為火所燒。二禪內有不定想意愛似水，外有不定想為水所漬。第三禪內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，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。第四禪中內無不定想，不為外法所攝。已得念護，除內不定想無量者，於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，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，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眾行，是故說，無量修念持也。

能除三有垢，　　攝定用縛意，

智慧禪定力，　　己定攝外亂。

能除三有垢者，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，名曰眾垢之室，眾生所居處也。能求巧便離三有者，是謂上尊道出過三界，是故說，能除三有垢也。攝定用縛意者，不使麁心遊逸在外，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，由其三昧難沮壞故，是故說，攝定用縛意也。智慧禪定力者，以智慧利戟無所不任，斷諸結使盡其源本，是故說，智慧禪定力也。己定攝外亂者，己身入定能攝外人，是故說，己定攝外亂也。

積善得善行，　　處處得名譽，

逮賢聖八品，　　修道甘露果。

積善得善行者，夫欲學道當用漸漸，如初禪所行二禪所行三禪為妙，三禪所行四禪為妙，是故說、積善得善行也。處處得名譽者，如彼晝度樹。契經所說，忉利諸天遙觀世間，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，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，生死已盡，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更不受胎，如實知之。是故說。處處得名譽也。逮賢聖八品者，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，滅盡泥洹無為無作，是故說，逮賢聖八品也。修道甘露果者，彼修行人躬自行道，欲至無上安隱之處，服食甘露無終無始。所謂甘露者，滅盡泥洹是。若有學人得至彼者，不生不老不病不死，是故說，修道甘露果也。

出曜經利養品第十四

芭蕉以實死，　　竹蘆實亦然，

駏驉坐妊死，　　士以貪自喪。

昔佛在羅閱城竹園加蘭陀所。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，聰明廣學，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，十二頭陀初不缺減，起不淨觀了出入息，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，所誦佛經六萬，象載不勝。後意轉轉退，漸生惡念，意望供養深著世利。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立，須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願說神足之道，我聞此已當善修行，使我得神足已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。」爾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：「汝今且置神足，何不學四非常：非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之義？」是時，調達比丘便生此念：「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，恐有勝己恥在不如。」調達即捨如來，往至舍利弗所，白舍利弗言：「唯然賢者！願為我說神足之道，我聞此已當善修行，使我得神足已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。」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：「汝今且置神足，復用學為？何不修四非常：非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非身之義？」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：「此舍利弗比丘者，自稱智慧第一；如吾觀之，猶如螢火比於日月。吾所誦習無與等者，猶尚不解神足之道，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？」即便捨去至大目揵連所，語目連曰：「吾聞族姓子，神德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，願為我說神足道。我聞此已奉而修行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。」目連語比丘曰：「止止調達！何用此神足道為？吾聞始行之人，先學四非常，苦義空義非身之義，復當精修四禪，爾乃得神足道耳。」調達聞已即興恚怒：「此目連者，自誇神足無與等者，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，恐神足有勝，如我若得神足，彼便無有名譽，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耳。」調達比丘內自思惟：「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，人皆不肯教我。吾自有弟，名曰阿難，多聞博學眾德具足，大慈四等無所不覆，明古知今三世通達，吾今當往問神足道，設授我者當善修行。」是時，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，語阿難曰：「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，可與吾說，吾得神足已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。」是時，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。調達聞已，在閑靜處，專心一意以麤入微，復從微起還至於麤，以心舉身以身舉心，身心俱合漸漸離地，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，從地至床、從床至屋、從屋至空，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身下出火身上出水，東出西沒西出東沒，四方皆爾，或分身無數還合為一。是時，調達復作是念：「吾今已得神足，石壁皆過無所罣礙。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，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華，在阿闍世太子膝上，或笑或號現嬰兒能。」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，終日翫弄無有厭足，或嗚嗽唾或擎身傳左右手中。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：「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，能作無數變化。」時，阿闍世日給五百釜食，隨時供養不令有乏。

爾時眾多比丘，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，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

白世尊言：「向者人間分越，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。」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諸人勿興斯意，貪利調達供養。所以然者，調達所得供養，自陷於罪亦陷他人，墮於深罪二俱墮罪。比丘當知！所謂自陷罪者，猶如彼芭蕉樹，愚人求實不能尅獲，竹蘆亦復如是，駏驉懷妊二命俱喪，夫士貪貨後自喪亡。調達比丘亦復如是，貪著利養，由此利養自致喪亡。」佛告比丘：「今當為汝說譬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昔有群鷲遊在深山各各孚乳，鷲告其雛曰：『汝若學飛玄在虛空，見地如槃慎勿上過。所以然者，上有隨藍風，傷害於汝，頭惱支節各在異處。』時雛兒不隨父母教誡，飛越過量，為風所吹喪命，支節異處。汝等比丘勿興斯意，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。比丘復當知之，猶如群龜告語諸子：『汝等自護莫至某處，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為五分。』時諸龜子不隨其教，便至其處共相娛樂，便為獵者所獲。或有安隱還得歸者，龜問其子：『汝等為從何來？不至彼處乎？』子報父母：『我等相將至彼處觀，不見獵者唯覩長綫而追我後。』龜語其子：『此綫逐汝後者，由來久矣，非適今也。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綫而致喪亡。』諸比丘當知！猶如野狐，晝夜伺求大便，畜獸糞除已自食訖，復自於此大便而去。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，已自陷罪復陷他人。諸比丘莫貪著供養，如彼調達比丘。復引喻來，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，要當酥煎麥食猪，時宮馬駒謂其母曰：『我等與王致力，不計遠近皆赴其命，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。』馬告其子：『汝等慎勿興此意，羨彼酥煎麥耶？如是不久自當現驗。』時逼節會新歲垂至，家家縛猪投於濩湯舉聲號喚，馬母告子：『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？欲知證驗可往觀之。』諸馬駒等知之審然，方知前愆為不及也，雖復食草，時復遇麥，讓而不食。」時諸比丘白世尊曰：「調達為人，其德云何，乃能致斯供養？」佛告比丘：「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，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。」爾時世尊觀察此義，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，亦使正法久存於世，爾時世尊處在大眾而說斯偈：

出曜經卷第十四